

#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民族英雄吉鸿昌

单宗福

简 历 吉鸿昌，河南扶沟县人，1913 年参加冯玉祥的军队。1917 年被选入冯玉祥卫队，后任连长，1922 年任营长。1922 年随冯部驻南苑，1924 年改称国民一军；次年任骑兵团团长。1926 年春任旅长，参加西安解围之战。1927 年秋任师长，1929 年打败马仲英后任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等职。1932 年任国民党 22 路军总指挥 因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被蒋介石强令“出国考察” 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 5 月，与冯玉祥、方振武一起，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亲自率军北上，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10 月 同盟军失败 吉潜往天津。1934 年、11 月，在天津法租界工部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月英勇就义于北平陆军监狱。

—

吉鸿昌，字世五，1895 年 12 月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当过首饰店童工、杂货铺学徒。18 岁那年，他带着中国农民特有的朴实和敦厚、带着对古代民族英雄的仰慕之情，应募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在讨伐复辟和反直奉联军的战场上，他英勇善战，经常袒胸露背，赤膊冲杀，屡建战功，故而军中呼之为“吉大胆”。

1915年至1925年，他一直在冯玉祥部队中任排长、连长、营长及骑兵团团长，曾被选人冯的卫队，他的足迹遍及河南、四川、平津及绥远。1926年春，吉鸿昌率第三十六旅官兵急驰甘肃，打败归附吴佩孚的土匪部队张兆甲，从而稳定了甘肃政局。

1926年夏，西北军在南口大战中失败。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军联军决定以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以吉鸿昌的三十六旅为先锋，去解西安之围。10月初，吉从兰州出发，经六盘山直取平凉，东进取西安，与围攻西安城的刘镇华的8万镇嵩军展开激战。时值冬令，气候寒冷，很多士兵尚未穿上棉衣，吉鸿昌每天夜里单衣赤足蹲到战壕中，和将士们一起研究具体进攻方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吉鸿昌令部队每攻占一村，即沿村边挖沟壕，筑成堡垒，敌攻则可四面接应，敌退又能及时出击，如此步步推进。这一战术给敌方造成重大威胁，迫敌节节败退。11月中旬，敌指挥部一份军防密令被吉旅截获，部队借此机会，趁敌防御部署尚未完成，分头进攻，一举将敌击溃。11月28日，被围困8个多月的西安终于获解。西安解围后，民间有歌谣赞曰：“城里两只虎，不如西来一只鸡。”鸡为吉的谐音，虎指西安守将李虎臣与杨虎城。

## 二

1927年初，吉鸿昌升任北伐军第二集团军十九师师长，奉命驻守潼关。为配合北伐，5月吉率师东出潼关进攻洛阳，渡黄河与北伐军在河南会师。当时部队各单位都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红色空气很浓。吉鸿昌极乐于接近进步青年，时常同政工人员一道探讨革命道理，有时也同大家一起到村镇去宣传。

1929年春，吉鸿昌率第三十师击溃宁夏守军马仲英部后，整顿部队，将佟麟阁的十一师和门致中的第七军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同时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职务。此间，他张贴告示，敞开

门庭，一一接见来访的百姓；将军队的骡马借给百姓耕种，派部队帮助百姓收割庄稼；修路架桥，发展商旅；开展民间武术和中小学体育比赛 奖优胜者 在《宁夏醒报》专辟读者来信栏目 欢迎民众评论政务；他自己还身着回民服装，与阿訇握手照相，并将照片散发各县，以加强回、汉两族团结……吉鸿昌在任短短几个月，政绩显赫，百姓皆称他是个好主席。

1931 年 吉鸿昌任国民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 蒋介石要他率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他早已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坚决反对内战 拒绝进攻红军 表示宁肯被撤职 坐牢 也决不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罪恶政策。他一面命令部队化装成红军，造成对战假象以应付蒋介石，一面亲自到苏区与共产党领导人秘密会见，商量抗日事宜。结果他被蒋介石解职，并被强令“出国考察实业”。动身前“九一八”事变突发 吉鸿昌以国难当前 理应上下一心，共御外侮为由，拟取消出国之行。他抱着一片赤诚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孰料蒋介石不但不准，反令其在限期内出境。到国外后，他几次要求驻外公使签发去苏联访问的护照，均遭拒绝。他每到一地，便向爱国侨胞和留学生们宣传抗日，并积极为抗日募捐。吉鸿昌身在海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当 1932 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到海外，他怀着满腔义愤，摆脱了特务的纠缠，毅然乘船回到上海。船靠岸时，10 多艘日本军舰正猛烈轰击吴淞炮台，而国民党军舰却龟缩在港口里一炮也不反击。吉鸿昌在甲板上跺脚大叫：“放炮呀 放炮呀！”又对船上旅伴说：“看 我们的同胞就在那烟火里！”说罢放声大哭。

回国后，吉鸿昌上书汪精卫，面见蒋介石，请求抗日，悉遭冷落。至此，他彻底认清了蒋介石之流的丑恶嘴脸，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此后，他一面找共产党组织，一面加紧筹备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1932 年秋，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 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为了组建抗日救

国的武装力量，他卖掉了全部家产，用以购买武器弹药和支付部队粮饷。1933年3月，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召集了部分西北军旧属，应冯玉祥之邀赶赴张家口。

### 三

就在吉鸿昌为祖国的命运奔走呼号的同时，活动在北平的中共北方党组织联合爱国将领冯玉祥，为抗日武装的筹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四五月间，各路抗日武装陆续向张家口集结。中共北方党组织为了加强对抗日的领导，专门成立了张垣特委，选派经验丰富的党员担任军队重要职务；同时创办了由党员主编的《抗日阵线》报。吉鸿昌接到每期报纸，都要逐条细读，然后指给别人传看。经过一系列紧张筹备，1933年5月26日，由6万多人<sup>②</sup>汇集而成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同盟军成立后，中共河北省委派去300多名党员、干部，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领导并推动抗日工作。

6月，吉鸿昌亲自率领两三万人马向日军占领的康保进发。22日下午，激战3小时，先克康保县城，缴获大批军用物资。28日，吉鸿昌将部队分为3个梯队，向宝昌推进。连日阴雨，人马衣物全被淋湿，加上村落稀少，部队给养供应不上，将士们忍受饥寒，十分疲惫。吉鸿昌乃于万马丛中，慨然吟曰：“抗日将军真是苦，骑在马上啃苞谷。”主帅与士兵同甘共苦，至诚所致，令全军斗志大增。7月1日，部队将宝昌包围，先晓以大义，不少伪军士兵携枪械来归，然后调转枪口与吉军共向宝昌发动猛烈进攻，顽敌弃城北退，宝昌克复。攻克宝昌的同时，沽源守敌刘

① 一说1934年入党。

有说8万人或10万人。

桂堂部反正，余部被同盟军击退，至此，沽源克复。7月6日，同盟军分3路将多伦包围。日军连失三城后，恐多伦不保，派数架飞机轰炸同盟军阵地。7日夜总攻开始，拂晓夺敌战壕两道。9日晨，同盟军占领城外重要阵地，敌全部退入城内，凭险固守，战斗打得十分艰苦。10日晚，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肉袒匍匐，爬城3次，均未得手。同盟军伤亡累累。11日下午，吉鸿昌派40余精兵扮做商贩潜入城内。夜间，乘黑暗再次发起猛攻。吉鸿昌亲率各部，赤臂挥刀，勇猛冲锋，杀声惊天动地。潜入城内士兵鸣枪响应，内外夹攻，敌军大乱。同盟军从南、西、北三面入城，街巷肉搏约3小时，日伪残敌留下千余具尸体，从东门逃命。

多伦一仗，同盟军声威大振，国内外各抗日团体和爱国侨胞纷纷致电祝贺。同盟军的抗日活动，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引起蒋介石的仇恨和恐慌。由于蒋介石采取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分化瓦解等种种手段对同盟军施加压力；加上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同盟军的问题上有些政策偏“左”，曾在部队中开展“反妥协”的群众运动，致使冯玉祥内外受压，被迫于1933年8月挥泪下野。这样一来，本来成分就很复杂的抗日同盟军遂被分化。

#### 四

冯玉祥退隐后，吉鸿昌、方振武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日，在独石口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率领部队南下。这支继续抗日的队伍包括吉鸿昌部、方振武部和前委掌握的两个师，共约六七千人。1933年9月，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堵截，进入平北山区，计划到冀东与地方党组织结合开展游击战争。方振武的先头部队首先攻入怀柔县城，在城里召开群众大会，到街头讲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发声讨蒋介石独裁卖国、镇压

人民的罪行。随后，队伍开抵密云，转而进驻牛栏山。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对中央苏区进行第 5 次“围剿”，为了消灭北方的“隐患”，急令北平何应钦去勾结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柴山，商议共同围剿同盟军。日军还派飞机侦察同盟军的行动，并在沙城、昌平、顺义、怀柔、密云等地布下重兵。方振武部在牛栏山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两天后经高丽营、小汤山退至黑山寨一带与吉鸿昌会师。部队稍事休整，便集中火力向昌平、九里山之敌猛攻，激战一昼夜后，辗转向小汤山一带撤退。这时，日军第八师团第五联队正从怀柔、牛栏山一线向南逼进，对同盟军造成北线威胁；国民党关麟征、商震、黄杰部则从东、西、南三路对同盟军进行堵截。吉鸿昌率领队伍接近小汤山时，先头部队受阻，距离敌人阵地只有二三十米，战士们卧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南京卖国政府！”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中共党员、原东北义勇军总指挥战韬纵马冲锋时壮烈牺牲。战士们悲愤交加，激起了杀敌复仇的满腔怒火，一阵呐喊，向敌阵猛扑过去。敌人溃退了，吉鸿昌将队伍带到小汤山外围的赴任辛庄。但尚未站稳脚跟，敌人又围攻上来，密集的子弹雨点般地倾泻到同盟军战士身上，部队伤亡很大。吉鸿昌急红了眼，扯掉上衣，一手端枪，一手挥着大刀，猛虎一般直冲敌阵。战士们见总指挥如此英勇，也都呐喊着挥刀向前，一鼓作气击溃了进犯之敌，占领了大柳树与葫芦河两个村子。随后，敌人又集中火力向这两个村子发起进攻，双方苦战数小时，才把敌人击退。

10 月 8 日上午，部队正在葫芦河村做饭，吉鸿昌面带倦容来到战士中间。在战场上，吉鸿昌是个卓越善战的指挥员；冲锋陷阵时，他又是个独胆英雄；在军营生活里，他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对战士们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因此，战士们都从心里爱戴敬佩他。这时他组织部队掩埋了战亡的官兵，安置好伤员，接着又听取各团、营干部汇报战斗经过。听完后，他带领这

批指挥员到村西向小汤山瞭望。小汤山离葫芦河不远，由国民党刘鸿勋师把守，炮筒林立，壁垒森严。吉鸿昌用望远镜瞭望过后，说：“战士们吃完饭没有？咱们要再次发动攻势。打下小汤山，越过平绥线，咱们就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停一会又说：“赶快吃饭，一定要拿下小汤山，我派炮兵支援你们。”饭后，部队在村西小坟地集结。吉鸿昌亲自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鼓励大家英勇杀敌。下午 4 点，国民党 5 个师与日军相配合，逐渐从四面缩小包围圈。日军的飞机和迫击炮向同盟军阵地狂轰滥炸，小汤山之敌也不断向同盟军开炮射击。同盟军将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以连为单位，各班为一战斗小组，散开交替跃进。骑兵部队则躲过敌人的正面炮火，从左翼向敌阵地后方迂回。同盟军阵地的山炮向敌阵猛轰，掩护部队前进。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同盟军逼近小汤山。吉鸿昌见夺阵在即，忽然一跃而起，甩掉上衣，袒露胸膛，一手端枪，一手举起大刀，高声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军为之鼓舞，将士们齐刷刷站立起来，端着枪，昂首挺胸，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歌声、枪炮声混杂成一股巨大的声浪，惊天震地，动人心魄。小汤山的敌人胆寒了，溃退了，留下 4 门山炮和一片死尸，撤到沙河一线。当晚，同盟军进占小汤山，休息整顿。

小汤山一役，同盟军损失惨重。这时，吉鸿昌、方振武所能指挥调动的部队只剩下二三千人了。看到向西突围无望，吉鸿昌、方振武率队伍撤出小汤山，经高丽营向通州方向进发。但由于潮白河水急浪大，深不可涉，遂放弃渡河。第二天，吉鸿昌、方振武一面派代表化装东渡，到驻马庄找中共三河中心县委联系，请他们协助同盟军过河；一面将队伍开到顺义城西北衙门村和东、西杜兰庄一带驻扎。下午，国民党军队商震部向同盟军发动进攻，吉鸿昌部英勇抵抗，苦战了一天，虽将村子守住，但亡很大。不久，日军飞机又向同盟军驻地投下大量炸弹，使同盟

军无法隐蔽也无法突围。10月12日，部队还没有得到中共三河县委的回音，国民党军队又在日军飞机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方向同盟军大举进攻。同盟军四面受敌，伤亡惨重，形势极为险恶。这时，国民党当局派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前来“调停”。吉鸿昌、方振武不忍心让抗日将士遭此无谓牺牲，为了保存抗日火种，另谋抗日出路，两人流着眼泪，含恨离开部队，随同冷家骥一起来到牛栏山与商震谈判。在谈判中，吉鸿昌要求国民党当局保证抗日官兵的生命安全，妥善医治负伤人员；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条件是，吉、方二人必须离开部队。这样，吉鸿昌、方振武及其随行人员被商震扣押，同盟军队伍在沙河一带被缴械遣散。轰轰烈烈战斗了半年多的抗日同盟军，就这样在日蒋勾结夹击下失败了。

## 五

吉鸿昌、方振武被扣押后，北平何应钦发电向蒋请示，蒋介石复电说：“吉放方办。”<sup>①</sup>蒋介石当时还不知道吉鸿昌是共产党员，认为他失去了兵权也就不足为患了；但对一贯反蒋的方振武却恨之入骨，坚决要杀掉他。1933年10月16日黄昏，5辆汽车载着吉鸿昌、方振武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从牛栏山向北平开去。方振武坐在第一辆汽车司机旁边，吉鸿昌在第二辆车上。为防不测，两人都换上了便服。汽车开到顺义马家营西，方振武看见前边有一批军人持枪奔来，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招呼司机停车。几个军人持枪冲到跟前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振武灵机一动，指着后面说：“在后边车上。”几个家伙都奔后边那辆车去了。方振武乘机跳下车，混进人群之中，趁天黑沿潮白河潜往天津，随后又转赴香港，后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方振武下

车后，士兵们搜到第二辆车，问，“谁是方振武？”见没人答应，又转到其它车上搜索。5辆车都搜遍了，也没找到方振武，他们大吵大闹，直到深夜才放车通行。

在汽车上，吉鸿昌不住声地向解押他的国民党士兵宣讲抗日救国道理。那些士兵得知他就是战功卓著、威震敌胆的吉鸿昌将军，对他十分钦佩、敬仰。当汽车离开孙河五六里地之后，士兵们都闭目装睡，故意给吉鸿昌留个逃走的机会。趁这工夫，吉鸿昌捅了捅随从牛建忠，二人迅速跳下汽车，借着夜幕的掩护潜往天津去了。

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吉鸿昌没有停止战斗。在天津，他与各界抗日人士一起，积极参加“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们创办进步刊物，印刷机密文件，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11月初，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逮捕，后又将他千方百计引渡到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在审讯中，吉鸿昌把法庭当战场，愤怒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他将自己的上衣解开，袒露出在察北抗日战斗中所负累累伤痕，说明国民党与日军勾结起来，残害爱国抗日军队，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蒋介石及北平当局毫无办法，急不可待地下达了“立时处决”吉鸿昌的命令。

1934年11月24日这一天，北平的上空弥漫着一层昏黄的尘雾。毁家纾难的爱国志士、战功累累的抗日民族英雄，竟被国民党蒋介石残酷杀害。行刑前，吉鸿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河山破碎、生灵涂炭的祖国，心痛如焚，肝胆俱裂，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挥手写道：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写罢，对特务们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从背后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接着喝令特务：“给我把椅子搬来！”椅子搬来了，吉鸿昌面对枪口坐下，厉声说道：“我要亲眼看到反动派怎样枪杀爱国者！”行刑的特务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得发起抖来。最后，他用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了，一位惊天动地的爱国民族英雄，无私无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仰靠在坐椅上，英勇就义了！

就义时，英雄年仅 39 岁。

# 誓将雄志化宏图

## ——抗日英烈佟麟阁将军

刘建业

简历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河北高阳人。1912年加入冯玉祥部队,历任营、团、旅、师长等职。1927年驻军天水,任陇南镇守使。1929年1月编遣会议后,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任新编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十七师师长,曾参加反蒋阵线。1933年春,任察哈尔省警务处处长兼张家口公安局局长。1933年5月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任第一军军长,代理察哈尔省主席。抗日同盟军解散后,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驻北平南苑。后代理第二十九军军务。“七七”事变后,坚决率部抵抗日军。1937年7月28日在坚守南苑、抗击日军的激战中,壮烈殉国。同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1936年暮春,北平香山兰涧沟一带山花烂漫,树影婆娑。在漫山碧草和古木之间,一条被人踏出来的山路通向路尽头几间朴质的民房。这座寂静山村中的民房内常有一人走出,沿着小路散步,他步履沉稳,眉宇间似乎总凝聚着深思,有时站在高坡之上,翘首向东方北平方向眺望,有时又情不自禁发出一两声轻轻的叹息,似乎有满腹的心事无处发泄。

这位隐居深山的人就是佟麟阁。看他布衣长衫,满脸斯文,

谁也不会想象到三年前他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自从 1931 年以来，中国政局朝夕万变。有心计的人都看得出，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的危险，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挑起战火，很快吞并了东北三省。1933 年以后，铁蹄踏向关内，热河沦陷，长城失守，华北告急，平津危急，日本强盗一步步地实施他霸占中国的计划。而国民政府似乎对这种危机无动于衷，反而一味地迎合日本人，对主张抗日的官员进行压制。中国该怎么办？对日本的步步进逼难道就总是这样屈辱迁就？中华民族何时才能摆脱这内忧外患的窘境？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佟麟阁的心头，使他无法安静地在这个世外桃源隐居。

佟麟阁站在小径旁的一棵古松下，手扶乱枝，凝目沉思，他想起了 1933 年 5 月，当日本占领长城沿线后，声言要进犯张家口。为保卫察哈尔，冯玉祥将军挺身而出，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那时自己身为张家口警备司令，曾积极支持冯玉祥的爱国举动，与高树勋等 14 名将领联名通电，“誓以满腔热血洒遍疆场，保我河山，收复失地”。义帜既树，全国响应；社会名流、抗日将领纷纷拥戴；平津学生、爱国志士齐来投奔；吉鸿昌、方振武率部来归，李忠义、刘震东引军加盟；抗日同盟军气贯长虹，出张北、克康宝、复多伦，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兵锋所到，敌首丧胆。中华民族浩气得以舒展，抗日洪流漫卷察省。那时自己是多么兴奋？协助冯将军治军理政，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眼见国家复兴有望，驱逐敌寇有日，心情是多么激动。谁料同盟军刚刚取得一点胜利，就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国民政府与日本签定了“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长城及东北四省合法，并尽撤察北、冀东二十余县的守军，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何应钦派出大批部队对抗日同盟军进行牵制，同盟军腹背受敌，逼得冯玉祥将军通电下野，抗日同盟军被迫夭折。刚刚燃起的抗战烽火被扑灭，天理何在，民族气节何在？

佟麟阁把握在手中的松枝轻轻放了回去，眼角又涌出了几滴热泪。他想起冯玉祥将军在离开张家口的前一天晚上，与二十余名志同道合的抗日将领话别，冯将军热泪盈眶、慷慨陈词，勉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共扫倭贼”。悲愤所至，竟咬破手指，用鲜血在东北四省的地图上写下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然而今天自己居然也被逼迫到这小小的山村来，眼见得民族危亡，竟然只能做壁上观，这是何等的耻辱？想到这里，佟麟阁再也按捺不住满腹悲愤之情，面对青天发出一连串的叹息。就在这时，山下传来一声汽车鸣声，佟麟阁正在惊异，却发现山道上走来了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抗日志士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

张克侠是二十九军中力主抗日的高级将领，同时也是一名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这次从北平专程拜谒佟麟阁，是奉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命令，请佟麟阁出山，协助宋哲元掌管二十九军军务。原来宋哲元自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后，深感责任重大，而军务政务集于一身使他渴望能有一个有力助手，帮助自己料理军事。他曾与佟麟阁共事多年，知道佟不仅勇于作战、善于练兵，而且文畴武略俱全、目光远大、沉稳冷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因而十分希望他能出山与自己共同支撑这华北的残破局面。

张克侠说明来意后，以救国拯民的大道理诚心诚意地恳请佟麟阁以国家为重，承担起保卫华北、抗日救国的重任。佟麟阁对张克侠素有敬慕之意，听了张克侠的叙说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宋哲元的邀请，并且第二天就与张克侠一起回到北平，出任了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的要职。

佟麟阁出山后，第一件事就是仔细了解目前的形势。当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报告并阅读了大量文件后才感到，华北的危机比自己在山里稳居时估计的还要严重。“塘沽协定”后，日本步步紧逼，1935年6月以武力逼迫签署了“秦土协定”，使日本实际

控制了察哈尔，7月又威逼何应钦承诺了所谓《何梅协定》，取消了国民政府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了河北的中国驻军，华北实际已等于拱手让给日本。1935年秋，日本加紧策动“华北自治”，企图不战而夺取华北，但在中国爱国军民的一致反对下没有完全得逞，于是转而用武。大量增加在华北的驻军，控制了山海关和热河，强占了京西重镇丰台，并在京东通县扶植了冀东伪政权，形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平津的日军为迅速攻占北平，不断进行军事演习。而《何梅协定》后，中央军已撤离，平津一带仅有二十九军的两个师驻守，兵微将寡，面对能与六个师作战的日军实在是难以支撑。为尽快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佟麟阁一方面督促二十九军加强军事训练，构筑工事，一方面扩大军训团，准备招募一大批爱国青年，充实二十九军的战斗力。

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成了一个爱国官兵们聚会的中心。佟麟阁自出山后就常住南苑，而无暇顾及年迈的双亲，他把教育子女、照料老人的重担全托付给了与自己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彭静智，自己却一头扎进军务。特别是1937年初，宋哲元为了避开日本和汉奸的纠缠，以扫祭为名回到山东老家，二十九军的军务就全由佟麟阁主持。面对着愈来愈严峻的局势，佟麟阁频频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守战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说道：“中央如下令抗日，佟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行天安门，挖我双眼，割我双耳。”声音激越，使参加会的人个个热血沸腾。在佟麟阁的带领下，二十九军高级军官团结一致，情逾骨肉，人人抱定了以身许国的决心。

1937年的春天来了，这是一个多难的春天，是一个内忧外患集于一身的春天。佟麟阁整肃军备，安定后方，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一天深夜他刚刚从训练营地回来，准备坐下小息，他的贴身随员王守贤悄悄地走了进来，这位随员深受佟麟阁将军的影响，早就下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带

在身边，为怕万一战死家属无法生活，所以这次专门来请佟麟阁代他保存，一旦战死就请佟军长代转给家属。佟麟阁接过了王的存折沉思了一会儿，又把它还给了王守贤说：“还是你自己保存吧！”接着又取下自己佩戴的一条项练，递给王守贤，说：“这点微物权做我给你全家的一点补贴。”王守贤立刻明白了，佟军长早已下定牺牲殉国的决心了，不觉热泪盈眶，颤声叫了声“副军长”，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佟麟阁却平静地说：“大丈夫以身许国，马革裹尸当是最好的归宿。”

战争终于打响了。1937年7月7日深夜11时许，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中队，根据预谋，来到卢沟桥附近二十九军的防区内进行军事演习。并借口有一名士兵失踪，无理提出要进入宛平城搜索。守军当即予以严词拒绝，日军遂对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了炮击，并企图冲击宛平二十九军阵地。中国守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十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忍无可忍，在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对进犯之敌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宁静的卢沟桥畔突然烽烟陡起，枪声大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从此开始了。

古老的卢沟桥成了全中国人民举首仰望的地方，二十九军战士仗着简陋的武器，面对着一群掌握着飞机大炮的日本强敌。当时宋哲元不在北京，二十九军的一切行动都要由佟麟阁来指挥，他立即召集各师师长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商议，大家情绪激昂纷纷请战。佟麟阁再一次慷慨陈词，他说：“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师长们紧紧地挽起了手，决心生死与共，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于是一道掷地有声的命令下达了“立即还击，卢沟桥宛平城就是你们的墓地，要与城池共存亡。”二十九军将士们被压抑了多年的抗日激情象被打开了

一道闸门，陡地喷发出来了。

7月7日激战，营长金振中亲临第一线，负伤后坚持不下火线，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卢沟桥宛平城固若金汤。8日中午前后，日军集中炮火，两次向卢沟桥猛轰，并出动战车，夺取了卢沟桥车站。不久又从永定河东岸向西岸发起了冲锋，企图攻占卢沟桥控制京汉铁路，金振中营的一排守军，英勇奋战，全排壮烈牺牲。守在宛平城南门的连长怒不可遏，立即派出一排敢死队手持大刀冲向敌人，两军相遇，敢死队锐不可挡，大刀所到之处，血肉横飞，日军被这样不怕死的对手震慑了，一个个狼狈逃窜，卢沟桥失而复得。

从7月8日到10日，卢沟桥畔杀声不绝，大王庙前二十九军战士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发挥近战、拼杀的威力，与日军反复争夺，大王庙三失三得，战况空前激烈。日军中队长一木清直在大王庙被我军斩杀，二十九军金振中营长身负重伤。永定河岸，烽烟滚滚，二十九军潜伏河边，伺机杀敌，日军蜂拥而至，大刀队突然跃出与敌生死格斗，日军纷纷败退。

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战事扩大。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正式表示“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则。”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北平的战云越来越浓，宋哲元从山东回来后由于对形势了解不清，举棋不定，使本来就严峻的局面变得更加严峻了。日本军部已下定决心对华作战，山本元向日本天皇夸下海口“三个月灭亡中国”。大批日军沿铁路和长城向平津集中。

7月17日，一万余名日军进抵天津，大战迫在眉睫。

7月18日，进入山海关的日军已有5个师团，兵力达10万以上。

7月19日，日本内阁紧急会议，决定向华北大量增兵。

7月20日，日军向卢沟桥、丰台、南苑、大红门进逼。

7月21日，日军再次猛攻卢沟桥宛平城，同时炮轰长辛店。

7月22日，大批日军机械化部队进入平津前线。

7月25日，廊坊战役开始。

7月26日，廊坊失守，同时驻丰台的日军企图进入北平广安门，遭到二十九军阻击，敌酋樱井被击毙。

7月27日，日军铃木旅团、酒井机械化旅团在30余架飞机及一个炮兵联队支持下，向北苑、黄寺、沙河发动攻击。

通过假和谈争取了时间，日军已完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一场大战势不可免了。

佟麟阁这几天终日在前线奔走，他知道自己据守的南苑是天津到北平间的屏障，一旦南苑失守，古都就暴露无遗。他多次请宋哲元迅速调兵增援南苑。27日宋哲元终于丢掉了一切幻想，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命赵登禹为南苑军事总指挥与佟麟阁共同安排南苑保卫战大计。忧心忡忡的佟麟阁终于缓出了一口气。他与赵登禹是多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当年赵登禹在西安投军，佟麟阁是他入伍后的第一个连长，以后长期合作，出生入死，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赵登禹的出现，使他感到放心，但当他知道赵统率的一三二师主力尚在赴平的路上，而且先头部队已在团河被日军阻挡的消息后，心中不免一沉，他暗自思忖，“为国杀身成仁的时候到了”。

7月28日，日军对南苑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在30余架飞机、数十门大炮的轮番轰击下，二十九军的阵地已成一片火海，各部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阵地与阵地之间无法沟通消息，将士们只是凭着一股正气和一把大刀在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兵厮杀。

阵地丢失了，士兵们赤膊衔刀，以血肉之躯把它夺回来。掩体炸平了，士兵们跳进冒着热气的炮弹坑，继续拼死抵抗，前面